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63年10月,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艺术节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应印尼邀请,上海杂技团出访该国,举行专场演出。

1973年3月,上海杂技团远赴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法国、意大利、圣马力诺、马耳他、英国、前联邦德国、土耳其等欧洲九国、23个城市,一共演出了119场,观众32万。第二年7月,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东渡扶桑,为日本民众演出。据披露,建团后的几十年,杂技团“走出去”演出的场次多达7000多场,充分展示了中国杂技艺术的奇特风采,给欧、亚、非、美洲等几十个国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是,这些演出都是在履行中国和其他国家签下的文化交流协定,或者是接受邀请,参加一些国家重要活动而进行的演出,所有这些演出,无需考虑创收,都是无偿的、不计成本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杂技团赴美演出,与以前所有“走出去”的演出完全不一样,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行为,而且是由国家文化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与美国签有合同,因此,这次商业演出,不仅改写了上海杂技团历次“走出去”演出的性质,而且也是中国杂技向着国际商业化运作的一次“破冰之举”,在中国杂技很快引起了反响。就在上海杂技团这次赴美商业演出后不久,广东省杂技团组团赴美国、加拿大商演,又一次在海外掀起了一股“中国杂技热”;广东省杂技团、江苏南京杂技团等杂技团,也开始向国际商业化运作转轨,纷纷组团“走出去”商演。

继首次赴美商演之后,第二年上海杂技团再次组团,东渡扶桑演出,这也是一次商业性演出,参加这一次演出的演员更多,节目也更加丰富,除了传统杂技,杂技团还带去了一个特殊的“明星级演员”:熊猫“伟伟”。为期四个多月的商演,在16个城市共演出了116场,观众42万人次。这一年,除了上海杂技团,重庆杂技团、武汉杂技团、黑龙江杂技团也相继赴法、英、瑞士、日本、加拿大商演。据统计,这一年中国派往国外的杂技团有15个团次,除了两次访问演出,一次半商业性演出和一次参赛演出,其他都是商业性演出。

3.结识胡方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张宏依然没有回来,胡方权及马仔却一次次对张宏妻子打电话索钱,口气越来越强硬;张宏本人也多次打来电话,起初还在电话里安慰妻子,后来几次却传来他嘶哑的嗓音,甚至抽泣,说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啦,快点付赎金吧;强烈的担忧、巨大的恐惧让张宏妻子神志混乱,身体急剧消瘦,老是觉得长年患糖尿病的丈夫肯定熬不过残忍的虐待,说不定快要死了……

情况变得更加凶险,案情显得更加复杂!

同时,下城警方正式立案,郑洪彪局长主持专案研究,刑侦大队与武林派出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6·10”专案组,并由下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巢震宇担任组长,案件侦查工作全面展开。

张宏和胡方权怎会结下这天大的梁子,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需要从两人的经历和习性谈起。

失踪老板张宏为内蒙古人,1968年出生,经商多年。他先以大米加工厂起家,后又涉足旅游、宾馆等多项实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老家内蒙古拥有大米加工厂、宾馆酒店等多家企业,当地方圆几百里内,几乎无人不知张宏。

但平日里的张宏除了正儿八经地从商,还偷偷流连于赌场,在赌场上手头还特别松。虽然知道这一癖好于己有害,可上了瘾的他难以彻底歇手,好不容易克制了一段时间,又忍不住朝赌场跑。

赚来的钱常常抵不过各种各样的资金需求,张宏免不了四下找钱。就这样,10多年前,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千里之外的温州民间融资圈人士胡方权。

胡方权可是一个颇有来历的人物。他1962年出生,尽管只有小学学历,但机灵、胆大、强悍,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复杂。18岁时就多次偷渡出境,上世纪90年代初又干起了出境偷渡的非法中介,这种俗称为“蛇头”的职业,使他掘得了第一桶金。那些年,他先后到过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以及伊朗等西亚国家,甚至熟悉这些国家的社会现状和法律漏洞。2000年,胡方权利用非法积攒的资金和先前的人际关系,

在温州注册成立了一家融资投资公司,以此作掩护做起了高利贷生意,还在温州、丽水等地开办了多家规模不小的地下网络赌博场所。“生意”大了,气也壮了,人也变得颐指气使。无论是他的马仔,还是与他有经济往来的朋友、商家,都尊称他为“权哥”。

可想而知,与胡方权这样的人合作,甚至企图从中获利,无异于与虎谋皮。

“没错,胡方权与张宏结识后,凡是张宏在资金上有需求,胡方权都会满足他,这让张宏获得了大笔民间借贷资金,也让张宏越来越离不开胡方权。两个人还相约一起去澳门参与洗码(为赌徒提供赌资现金和帮助他们带回资金),由此可见两人交往之深。”一名知情者告诉警方,胡方权的主要目的是谋得更多的贷款利息。他敢于把钱借给张宏,一方面认为张宏有经济实力,不怕对方还不出;另一方面自己是个黑道人物,料定对方不敢赖账。

后来据胡方权本人陈述,从2010年到案发,他借贷给张宏的资金达2650万,这还不包括其他大额赌债。

2012年后全球经济环境剧变,也让两个人遇到了资金运作上的困难。一个借钱不还,一个讨债未成,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争利,谁的理由都很充足。就这样,先前称兄道弟的关系一落千丈,只是因为账还没结清,互相之间还没有撕破最后的脸皮。然而,张宏万万没想到的是,比撕破脸皮更为可怕的事情,在2012年6月10日晚猝然发生。

这天晚上6时多,几辆豪车忽然驶抵杭州某酒店,下来挺着将军肚的胡方权及几名马仔。他们径直上楼,找到了才到杭州不久,刚刚在此住下的张宏一行。张宏这回从内蒙古前来上海洽谈生意,应胡方权“对账”的要求又专程来到杭州,与他见面。

“怎么样?晚上一起去外面洗个桑拿?”胡方权像个地主似的发出邀请。“就坐在这里聊吧,外面还不如这里安静呢。”张宏明显不想跟他走。“不,跟我去外面,一边洗桑拿,一边聊天会让你更舒服,你的几个兄弟也不用跟着的。”胡方权的口气显得强硬起来,不给一点商量的余地。

追寻

——“铁笼沉湖杀人案”侦破纪实



孙侃



信息到位 服务到家

“智橙生活”平台2.0版本



扫一扫 服务到家

做上海市民离不开的App

- 公共文化服务
- 生活服务
- 社区电商
- 本地新闻
- 城镇信息服务
- 城市服务